

# 幸福所在

侯慷

三姑病了。在医院住了几天就嚷嚷着要出院，说家里的空气好一些，行动也不受约束。家人拗不过，只好听她的。

城里到刘家湾的这条路我经常走。路边的每一棵树，每一丛花草，每一块田野我都无比熟悉。每次一踏上去三姑家的路，乡村的风携裹着泥土的香甜就扑面而来，城市的喧嚣一下子被甩在了身后。好像世间一切的嘈杂都与我无关了。

虽然知道三姑的病并无大碍，只需要安心静养就好。但看着三姑消瘦的脸庞和枯瘦的双手，心里还是不免有些难过，眼泪不由分说就在眼眶里打转，点燃一支烟，猛吸了一口，转移注意力，力争不让坐在炉子边的三姑发现。三姑从三姑爹手里接过一杯茶水递给我，看得出，是她亲手采摘烘焙的安康居白马茶，这个高大上的茶叶名是我给起的，每年清明前，安康居的白马山上茶叶刚刚冒出新芽，三姑就要抽出一天时间前去采摘鲜叶，回来制茶。

白马关，据记载，明清以来，为兴安那城北门户，入西南省会必由之道，故为那城之北重要关隘之一。康熙《兴安州志》：“在州东北三十里古基岭下。”乾隆《兴安府志》因之。嘉庆《安康县志》：“北三十里白马关。”皆有记载，侯氏先祖曾领兵在此驻守，清时为布政使、再后顺治三年侯嘉久任州判均有载。

茶味清淡雅香，接过茶喝了又放下，在茶味悠长中，仿佛看见三姑还是十八岁的样子，从旧时留侯王府的石阶上一步步踏来。紫色桐花的清香沁人心脾，桐花树下，三姑一身青莲旗袍装，辫梢点缀着蝴蝶兰。

三姑特别疼我，我和三姑的关系也最为亲近。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五岁左右，母亲在学校教书，父亲手上的活也多，我就常常被放到三姑家照管，那时候农村争田间地畔的事时有发生，三姑，三姑爹为人厚道实在，不会争执，对友邻的蛮不讲理皆抱以宽容的态度，有次他们邻近的一户人家占用三姑家的土地还强词夺理，恶语伤人，我当时趁人不注意冲上前去一顶将其撞倒，并站在三姑前说：三姑别怕，我保护你。颇有几分侠肝义胆，义薄云天。

从三姑家被父母接走，很是不舍。三姑也是，每每只要是家里做好了好吃的，或者三姑爹出门买了好吃的，三姑总是耍翻山过沟送到家里来。三姑做的饭菜，也成为我儿时最美好的味觉记忆。尤其是三姑做的手擀酸菜两掺面，长大后，工作了，也还时不时都要想起来去吃一碗。

酸菜两掺面，酸菜是灵魂，常言陕南人“三天不吃酸、走路打蹿蹿”流露的是陕南人对酸的依赖和偏好。两掺面一是要酸菜要好，二就是面要好。两掺面是新麦和新豌豆的两种面粉结合成一种食材，在富硒山中交融经过反复揉搓两掺。这种面制作中一定要手擀的，碗豆面多一点，吃起来才有嚼头。也只有三姑做的才有家乡和旧时留侯王府的深幽醇香。

每次吃罢面，走时，三姑都坚持要把我送到路口，看着我的车子走出很远很远，直到看不见方才返回。几十年如此。今天三姑爹送我，我让他赶快回屋照看三姑，说别远送了。一个人行走在麦田和油菜地之间，天地间是那样的辽阔又是那样的拥挤，我望向天空依稀又看到昔日白云入户，还是无数个傍晚中的一个，三姑麻利地打扫着干净的小院，姑爹摆弄院子里的果树鸡窝，满天的红霞映着三姑的笑脸，那，就是我向往的安宁和幸福所在。



# 婆的故事

鲁延福

老夫子受半点罪，端茶倒水，缝洗浆补，直至终老，保全了作为老夫子一生看的重最重的颜面。在最困难时期，婆省吃俭用，精打细算，一开始，总是把最白的面粉留给老夫子做他喜欢吃的，中等的面粉给爷和孩子吃，最粗最黑的面粉是自己的主食。到后来，日子更加紧张了，细粮留给老夫子，粗粮留给爷和孩子们，她自己连粗粮也舍不得吃了。老夫子去世时，家里生活已经十分困难了，婆提前准备，精打细算，省吃俭用，风风光光把老夫子送上山。婆不仅在爷过继的父跟前尽了孝，在爷和自己的亲生父跟前也是以孝为先，把每位老人都尽孝送终。爷的亲生父亲去世，家里没有钱给他做寿衣，婆把姑妈给她买的一块一直舍不得用的布料送去给爷的父亲做了寿衣，在当地传为佳话。

婆有5个子女23个孙辈。大部分子女和孙辈的出生和成长都在物质极度匮乏年代。婆在那个年代咬牙坚持让5个子女在儿时都得到了应该接受的教育，还经管了当时寄住在家的亲戚孩子上学。婆经管学生最多的时候，家中有近十来个孩子到校读书，婆每天夜里烧锅盔馍做干粮要熬到半夜鸡叫。

婆的23个孙辈，除了我和弟弟，有21个都是她亲自带大或者带过的。无论是哪个子女家有了困难，婆就是孩子们最放心的去处。婆经管的最后一位学生是我的大姐。婆特别心疼大姐，不到十岁的大姐一个人要到七八里开外的学校读书，冬天天亮的迟黑得早，小脚的婆每天清晨天不亮就要把大姐送到山下，待天亮了再自己再返回山上家中，每天下午还要提早到山下接回大姐，这样的岁月，这样的情景，是多么的温馨，又是多么的心疼！

婆善良一生，慈悲为怀。上个世纪，



照耀

娜仁琪琪格 作

# 瀛湖

第1254期

面对世界，我一边顺从一边拒绝  
一边把这些无用功再做一次  
多像老牛反刍或闲来翻书  
飞快日子渐次慢下来  
你看，白菜萝卜又过了一天

## 在湖边

一片水域两只天鹅多么寻常  
相互追随、怜惜、私语多么寻常  
杂树绿了蓼荷红了芦荻白了  
水生万物的秘密多么寻常  
春来草木繁盛秋去落叶更多  
果实经霜更甜更耐的枝头寂寞  
风雨藏在向阳的鸟窝里  
有梦就飞的翅膀多么寻常  
我还爱着这些寻常事物  
因为爱，内心却更加荒凉！

## 约等于

迷恋或喜欢约等于疾病  
如爱。总是隐在流血伤口

## 献诗

第一行献给枝头的蓓蕾  
第二行献给迟疑而急迫的叶子  
麦苗、紫燕、雷电在第三行归来  
万物复苏。久违的美更具暴力  
风推开第五行紧闭的门窗  
一边挽留一边告别一边缄默和克制  
檐雨或柳丝一样有向死而生的伤痛  
她们在第八行垂泪、默哀、致意！  
这个春天复杂、矛盾、一言难尽  
我在最后一行隐身。  
像褪去一件旧衣

# 武侠往事

玩偶

八十年代初，随着电影《少林寺》的上映，全国掀起一股学武热潮，市面上充斥着各种版本的武侠小说，拳谱，一本连载金庸小说的《武林》杂志，都能让平时不大搭理你的邻居露出明显讨好的嘴脸。小镇其实自古就没有习武的风气，也没有懂拳脚功夫的人，事怕痴迷，同样免不了被那个巨大的漩涡拉扯着偏离了旧轨迹，沉浸在古老的武侠梦里。一个在外地工作的街坊回家休假，不过是在单位集体练过军体拳，不过是在炫耀多看了几部武侠电影的过程中，说了几个武术术语，比划了几个剧中的动作，就被人神乎其神的说成是暗藏的高手，渐渐传出他出手就能伤人，随便便能空中踢出七步；一拍地面，“嗖”的一声就上了屋顶。年轻人整天疯传谁谁谁又学了一招半式、谁又寻摸了一套秘籍、谁被那师傅看中指点了几招或收入门墙。

小镇不大，人口也不多，街坊邻居，七弯八拐的都能扯成亲戚，小青年拉帮结伙，分成各种不同的小团体，其中也不乏兄弟俩各站一边，相互藏私的场面出现。一群看着影视或翻看拳谱自学的习武青年，起早贪黑的在小镇僻静处发狠练习，暗中较劲，脸上写着各种不服，嘴里虽都愤愤然地说着狠话，直接动手的却不多，老人们见广识多，看着陷入魔障的青年，摇摇头，不予谈论。鼻子不对鼻子，眼不对眼的总不是个事，好事者私下联络各方，最终找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调解方案，在庙梁上粮站的晒厂里闭门组织一届武林大会，交流展示各自的武林绝学。

既然是闭门武林大会，邀请的人必然不会太多，得有一定的份量，并受到小镇同行的认可才有资格参加，闲人自然不能进去旁观，以免添枝加叶，闹出更大的误会。一个周日的晌午，参会者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摸上庙梁，敲响院门，报出暗号。选择在粮站比武，是几个老成人反复商量的结果，这是一个建在山梁上由旧会馆改造的好地方，有青石铺就的大院子，院门一关闭，苍翠的古树，高大的院墙，成功阻挡了周围的视线；比武时间更是经过反复推敲方才确定下来，周日粮站不营业，天气尚早，值夜班的人还在家等着吃午饭，手上有活的人，基本上都赶着做完了。习武之人就是懂规矩，规定时间内准时到齐了，三三两两在院子里，街坊邻居，没谁不认识谁，也都打听过各自练过什么功夫，只是没交手切磋，不知道深浅而已。起初大伙还都比较克制，相互礼让，遵守定下的规矩，先演示所学的套路，接着展示自己的拿手绝活。套路环节的节奏较沉闷，大伙默不作声的围着旁观，不知道是看不出门道，或者是不想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只是结束后稀稀拉拉的拍了拍手；到了展示环节，场面就变得热闹起来，吼叫声也越来越响亮，你比划一个黑虎掏心，他来个白鹤亮翅，这边泰山压顶，那边双龙抢珠，全是像模像样能叫得响的影视招牌动作，连续踢了三个连环腿的青年，更是赢得众人齐声叫好。年轻人难免都有争强好胜之心，渐渐的为了各自师门的荣誉，开始言语上起了冲突，接着是肢体推搡，一群人分成不同的小团伙，冷嘲热讽，险些大打出手，最终闹得不欢而散。

小镇第一届武林大会，也是小镇历史上唯一的一届武林大会，就这样无疾而终，没留下任何结果，依旧是乱糟糟的一片热闹的景象，参会的人或许是为了保守秘密，或许是为了什么不随便说出口的原因，大多语焉不详的带过此事，不愿多提，渐渐地就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随着武侠风的衰落悄无声息。唯一留下印记的事是提供场地的青年，受到单位领导的惩戒：胆大妄为，休息时间，私自放人进入粮库重地，出事咋办？被罚打扫院子一个星期。

我也曾拜那位高人的弟子，正儿八经的学过拳路，跟着师傅夜里到学校操场，看他师兄们练功，只是从没见过他们的师傅，据说不屑俗人见识他的一身好本事。师叔们在那踢腿、拔筋，和其他人平时的练习没啥区别，倒是一个女师叔的下腰倒立让人依稀还记得，当时她双手撑地，双脚一蹬，借力上翻倒立，斜靠墙上，稍稍稳定了一会，双腿离墙，双手撑着倒立的身子行走了很多步……

多年后有人偶然谈起小镇练武的热闹场景，我竟然记不起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努力回想，隐约，大概，好像是，惭愧的记不起一点具体的东西，模糊记得起手式是屈膝、垂肘，手如何摆？完全忘了！

# 自言自语

周所同

## 自言自语

没有冲动没有激情没有浪漫  
没有空想、虚妄和多余的贪念  
除了疾病，我没有一个仇敌  
除了衰老、智障、失忆与昏聩  
没有比无争的接受更加暗淡  
不再推石上山也不再与风车作战  
没有比放弃更无辜更彻底的失败  
只是，我还爱着贫寒的诗  
没有比爱更眩暈更危险的深渊！

## 存在

等于消逝。等于穿一件

真实而又虚幻的外衣  
已在、正在、将来一定还在  
等于绽开的伤口愈合的疤痕等于  
无解、疑问、或者时间的悲哀  
巨石相比砂砾，高山或如尘埃  
万物失重、坠落、粉碎、直至变无  
等于你一直站在悬崖边缘  
虚妄、陶醉、无知、想入非非  
忘记自己已是失足而危险的云彩

## 现状与备忘

写下的文字多半废弃  
认识的人大都忘记了名字  
爱过恨过的事物也被风吹散